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六

福六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内篇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内物應於外外内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

疏姓王名駘魯人也刖一足曰兀形雖殘兀而心實虛忘故冠德充符而爲篇首也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注弟子多少敵孔子

疏若如也陪從王駘遊行稟學門人多少
如似於仲尼者也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
夫子中分魯

疏注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外忘
形骸內德充實所以從遊學者數滿三千
與孔子同徒中分魯國常季未達眞趣是
以生疑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注各自得而足也

疏弟子雖多曾無講說立不教授坐無議論請益則虛心而往得理則實腹而歸又解未學無德亦爲虛往之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注怪其殘形而心乃克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疏教授門人曾不言議殘兀如是無復形容而玄道至德內心成滿必固有此衆乃從之也

是何人也

○疏常季怪其殘兀而聚衆極多欲顯德充之美故發斯問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

疏宣尼呼王駘為夫子答常季云王駘是體道聖人也汝自不識人所以致疑丘直為參差在後未得往事丘將尊為師傅諮詢問道何況晚學之類不如丘者乎請益服膺固其宜矣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注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

疏奚何也何但假藉魯之一邦耶丘將訪引宇內禀承盛德猶恐未盡其道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

疏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駘者是殘兀之人門徒侍從於尼父以斯疑怪應異常流與凡常之人固當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疏然猶如是也王駘盛德如是為物所歸

未審運智用心獨若何術常季不委發此疑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注人雖曰變然死生之變變之大也

而不得與之變

注彼與變俱故死生不變於彼踪夫山舟潛遁薪指遷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但王駘心冥造物與變化而遷移迹混人間將死生而俱往故變所不能變者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注斯須之也

䟽遺失也雖復圓天顚覆方地墜陷旣冥於安危故未嘗喪我也

審乎無假

注明性命之固當

而不與物遷

注任物之自遷

䟽靈心安審妙體眞元旣與道相應故不爲物所遷變者也

命物之化

注以化為命而無怪迕

而守其宗也

注不離至當之極

疏達於分命冥於外物唯命唯物與化俱

行動不乖寂故恒住其宗本者也

常季曰何謂也

疏方深難悟更請決疑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注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

疏夫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執是非於重玄道中横起分别何異乎膽附肝生本同一體也楚越迢遞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異異見之徒例皆如是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注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

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己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爲一故能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慴

䟽若夫玄通之士浩然大觀二儀萬物一

指一馬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群生然同者見其同異者見其異至論衆妙之境非異亦非同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注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其宜也

疏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別耽滯聲色故有宜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駘混同萬物冥一死生豈於根塵之間而懷美惡之見耶

而遊心乎德之和

注都忘宜放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道德之閒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

疏既而混同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遊道德之鄉放任乎至道之境者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注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

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爲一既覩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茀其心也蹤物視猶視物也王駘一於死生物與彼我生爲我時不見其得死爲我順不見其喪觀視萬物混而一之故雖兀足視之如

遺土者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

注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

䟽彼王駘也謂王駘修身修己猶用心知

嫌其未能忘知而任獨之者也

得其心以其心

注嫌未能遺心而自得

䟽嫌王駘不能忘懷任致猶用心以得心

也夫得心者無思無慮忘知忘覺死灰槁

木泊爾無情措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

聽之表同二儀之覆載順三光以照燭混塵穢而不撓其神窮塞而不作其慮不得爲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矣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眞得也

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注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

疏最聚也若能虛忘平淡得眞常之心者固當和光匿燿不殊於俗豈可獨異於物使衆歸之者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注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爲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

疏鑑照也夫止水所以留鑑者爲其澄清故也王駘所以聚衆者爲其凝寂故也止水本無情於鑑物物自照之王駘豈有意於招攜而衆自來歸湊者也

唯止能止衆止

注動而爲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

疏唯獨也唯止是水本凝湛能止是留停

生人衆止是物來臨照亦猶王駘獨懷虛
寂故能容止群生由是功能所以為衆歸
聚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注夫松栢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衆木
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
疏凡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稟質堅勁隆
冬不凋者在松栢通年四季常保青全受
氣自爾非關指意王駘聚衆其義亦然也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注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
唯有松栢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
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
栢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
跳人稟三才受命蒼旻圓首方足其類至
多至如挺氣正眞獨有虞舜豈由役意直
置自然王駘合道其義亦爾郭注云上首
唯有聖人者但人頭在上去上則死不頭
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爲上首呼木爲
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

木也傍首蟲獸也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注幸自能正耳非為正以正之

疏受氣上玄能正生道也非由用意幸悉自然既非正己復能正物正己正物自利之他內外行圓名為大聖虞舜既爾王駘亦然而舜受讓人故為標的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注非能遺名而無不任

疏徵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或有一人禀氣勇武保守善始之心信成令終之節内懷不懼之志外顯雄猛之姿旣而直入九軍以求名位尚能伏心要譽忘死忘生何况王駘體道之狀列在

下文也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

注冥然無不體也

疏綱維二儀曰官天地包藏宇宙曰府萬物夫勇士入軍直要名位猶能不顧身命

忘於生死而況官府兩儀混同萬物視死
如生不亦宜乎
直寓六骸
注所謂逆旅
䟽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駘體一

身非實達萬有皆貟故能混塵穢於俗中
寄精神於形內直置暫遇而已豈係之耶
象耳目
注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
䟽象似也和光同塵似用耳目非須也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注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
疏一知智也所知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之境境冥會能無所差故知與不知通而爲一雖復迹理物化而心未嘗見死者也
豈容有全兀於其閒哉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注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

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

疏彼王駘者豈復簡擇良日而登昇玄道蓋不然乎直置虛淡忘懷而會之也君人無心止水留鑑而世間虛假之人由是而從之也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注其恬莫故全也

疏唯彼王駘冥眞合道虛假之物自來歸之彼且何曾以爲己務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疏姓申徒名嘉鄭之賢人兀者也姓公孫名僑字子產鄭之賢大夫也伯昏無人者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韜光若闇洞忘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雖復出處殊隔而同師伯昏故寄此三人以彰德充之義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注羞與刖者並行

䟽子產執政當塗榮華富貴申徒禀形殘兀無復容儀子產雖學伯昏未能忘遣猶存寵辱恥見形殘故預相檢約令其必不並已也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其未邪

注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䟽子產存榮辱之意申徒忘貴賤之心前○

雖有言都不采領所以居則共堂坐還同
席公孫見其如此是故質而問之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注當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
足以明其不遜
蹠違避也夫出處異塗貴賤殊致我秉執

朝政便爲貴人汝乃卑賤形殘應殊敬我
不能遜讓翻欲齊已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注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疏先生伯昏也先生道門深明衆妙混同榮辱齊一死生定以執政自多必如此耶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注笑其矜悅在位欲處物先

疏汝猶悅愛榮華矜誇政事推人於後欲處物先意見如斯何名學道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注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

○踈鑑鏡也夫鏡明則塵垢不止止則非明○
照亦猶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
賢哲今子之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道
也而先生之道退已虛忘乎乃自矜深乖
妙旨而出言如是豈非過者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注若是形殘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注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
並計子之德固不足以補形殘之過

疏反猶復也言申徒形殘如是而不自知乃欲將我並驅可謂與堯爭善子雖有德何足言以德補殘猶未平復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注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爲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注默然爲過自以爲應死者少也

疏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己無愆不合當犯如此之人世間甚衆不顯過狀將罪歸己謂己之過不久存生如此之人世間

寡少鄭子產耆修矜伐於義亦然者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踈若順也夫素質形殘稟之天命雖有知計無如之何唯當安而順之則所造皆適自非盛德其孰能然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注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

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疏羿堯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彀中言羿善射矢不虛發彀中之地必被殘傷無問鳥獸罕獲免者偶然得免乃關天命免與不免非由工拙自不遺形忘智皆遊於羿之彀中是知申徒兀足忽遭羿之一箭子產形全中地偶然獲免既非人事故不足自多矣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

注皆不知命而有斯矣

我怫然而怒

注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不知命也
疏怫然暴戾之心也人不知天命妄計虧全況己形好嗤彼之兀如此之人其流甚衆忿其無知怫然暴怒瞋忿他人斯又未知命也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注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疏在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廢向者之怒而復於常性也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注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爲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遣累

疏既適師門入於虛室廢棄忿怒反復尋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爲是我之性情自反復進退尋責莫測所由斯又忘於學心遣其係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注忘形故也

疏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陽之妙

要極至理之精微既其遣智忘形豈覺我之殘兀

令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注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令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䟽郭注云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令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也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

子産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注已吾則厭其多言也
疏蹵然驚慚貌也子產未能忘懷遣欲多
在物先既被識嫌方懷驚悚改矜誇之貌
更醜惡之容悟知已至不用稱說者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注踵頻也
疏叔山字也踵頻也殘兀之人居於魯國
雖遭刖足猶有學心所以接踵頻來尋師
訪道既無足趾因以為其名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

及矣

䟽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網前已遭官患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請益何所逮耶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注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内而手足殘傷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注刖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

注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疏無趾交遊恭謹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兀形雖虧損其德猶存是故頻煩追討務全道德以德比形故言尊足者存存者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注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注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疏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德合二儀固當弘普不棄寧知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救之心豈其如是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

疏仲尼所陳不過聖迹無趾請學務其全生若淺問深足成鄙陋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

注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

疏夫子無趾也胡何也仲尼自覺鄙陋情實多慚故屈無趾令其入室語說所聞方内之道既而蘧廬久處芻狗再陳無趾惡聞故默然而出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

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全德者生便忘生
疏勉勗厲也夫無趾殘兀尚全生補其虧殘悔其前行況賢人君子形德兩全便忘死生德充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勗之焉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注怪其方復學於老聃
疏賓賓恭勤貌也夫玄德之人窮理極妙忘言絕學率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專

行聖迹實實勤敬問禮老君以汝格量故
知其未如至人也學子何爲者也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
是爲己桎梏邪
注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爲己
今之學者爲人其弊也遂至乎爲人之所
爲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
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
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
爲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爲

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
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爲己之桎梏
䟽蘄求也諔詭猶奇譎也在手曰桎在足
曰梏即今之杻械也彼之仲尼行於聖迹
所學奇譎怪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
不知方外體道至人用此聲教爲己枷鎖
也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
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可乎
注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

疏無趾前見仲尼談講之日何不使孔丘志於仁義混同生死齊一是非條貫既融則是帝之縣解豈非釋其枷鎖解其杻械也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注令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

迹可遺則尚彼可絶尚彼可絶則性命可全矣

疏仲尼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刪詩書定禮樂窮陳蔡圍商周執於仁義遭斯戮恥亦猶行則影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宜也是以陳迹既興疵釁斯起欲不困弊其可得乎故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注惡醜也

疏惡醜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内德充

滿爲俗所歸而哀駘是醜貌因以爲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

䟽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夫妾者接也適可接事君子哀駘才全德滿爲物歸依大順群生物忘其醜遂使丈夫與同處戀仰不能捨去婦人美其才德競請爲其媵妾十數未止明其慕義者多不爲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疏滅迹匿端謙居物後直置應和而已未嘗誘引先唱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注明物不由權勢而往

疏夫人君者必能赦過宥罪恤死護生駘它窮爲匹夫位非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人明其懷人不由威力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注明非求食而往

疏夫儲積倉廩招迎士衆歸湊本希飽腹而駘它既無聚祿何以致人明其慕義非田食往也

又以惡駭天下

注明不以形美故往

疏駘它容形異常鄙陋論其醜惡驚駭天下明其聚衆非由色往

和而不唱

注非招而致之

疏譬幽谷之響直而無心既不以言說招

攜非由先物而唱者也

知不出乎四域

注不役思於分外

䟽域分也忘心遣智率性任眞未曾役思運懷緣於四方分外也

且而雌雄合乎前

注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而爲萬物之林藪

䟽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全之士與物同波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烏與

獸且群聚於前也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疏一無權勢二無利祿三無色貌四無言說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駘它爲衆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驗罔異於常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

注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

疏既聞有異故命召看之形容醜陋果驚

駿於天下共其同處不過二句觀其爲人
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以覺深遠也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
焉

注委之以國政

疏日月既久漬鍊彌深是以共處一年情
相委信而國無良宰治道未弘庶屈賢人
傳於國政者也

悶然而後應

注寵辱不足以驚其神

疏悶然而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虛淡之貌既無情於利祿豈有意於榮華故同彼世人悶然而應之也

氾若而辭

注人辭亦辭

疏氾若者是無的當不係之貌也雖無驚於寵辱亦乃同塵以遜讓故氾然常人辭亦辭也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

人者也
䟽愧慙也卒終也幾何俄頃也卹憂也寡
人是五等之謙稱也旣見良人氾然虛淡
中心愧醜戀慕殷勤終欲與之國政屈爲
卿輔俄頃之閒逃遁而去喪失賢宰實懷
憂卹情之怳惚若有遺亡雖君魯邦曾無
歡樂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
於斯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
○死母者

注食乳也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
注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者比於

赤子無往而不爲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己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則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
疏哀公陳己心迹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

爲譬以答哀公丘曾領門徒遊行楚地適見豚子飲其死母之乳眴目之頃少時之間棄其死母皆散而走不見已類所以爲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況哀公素無才德非是已類棄捨而去駘它才德既全於赤子物之親愛固是其宜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注使形者才德也

疏郭注云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

也脈于愛毋愛其精神民之慕君慕其才德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

注翣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安施

刖者之屨無為愛之

注所愛屨者為足以故耳

皆無其本矣

注翣屨者以足武為本

疏翣者武飾之具武王為之或云周公作

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
而死及其葬日不用翣資是知翣者武之
所資屨者足之所使用形者神之所使無
足屨無所用無武則翣無所資無神則形
無所愛然翣屨以兵武爲本形貌以才德
爲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

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前翦不穿耳
注全其形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注恐傷其形

疏夫帝王宮閫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匹夫娶妻惇於外務使役驅馳慮虧其色比重舉譬以況全才也

形全猶足以為爾

生採擇須御及燕爾新昏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

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德全而物愛之宜矣

疏爾然也夫形之全具尚能降眞人感貞

女而況德全乎此合譬也故郭注云德全
而物愛之宜矣哉
令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巳國
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疏夫親由績彰信藉言顯今駘它未至言

說而已遭委信本無功績而付託實親遂
使魯侯虛襟授其朝政畀巳遜讓唯恐不
受如是之人必當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
故德不形見之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

○疏前雖標舉於義未彰故發此疑庶希後

答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注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

生也生之所有常有言也天地雖大萬物

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

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

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

不爲弗能爲也其所爲弗能不爲也故付

之而自當矣

跡夫二儀雖大萬物雖多人生所遇適在於是故前之八對並是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而留之不停推之不去安排任化所遇所適自非德克之士其孰能然此則

仲尼答哀公才全之義

日夜相代乎前

注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注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
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
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
之往吾奈之何哉
疏夫命行事變其速如馳代謝還流不舍
晝夜一前一後反覆循環雖有至知不能
測度豈複在新戀故在終規始哉蓋不然
也唯當隨變任化則無往而不逍遙也
故不足以滑和
注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

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疏滑亂也雖復事變命遷而隨形任化淡然自若不亂於中和之道也

不可入於靈府

注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疏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也經寒涉暑治亂千變萬化與物俱往未嘗槩意豈復關心耶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注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兌然也
跡兌徧悅也體窮通達生死遂使所遇和樂中心逸豫經涉夷險兌然自得不失其適悅也

使日夜無郤

注底然常任之

跡郤閒也駘它流轉日夜不停心心相係亦無閒斷也

而與物爲春

注群生之所賴也
疏慈照有生恩霑動植與物仁恵事等青春

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注順四時而俱化
疏是者指斥以前事也才全之人接濟群品生長萬物應赴順時無心之心逗機而照者也

是之謂才全
疏總結以前是才全之義也

何謂德不形

疏巳領才全未悟德不形義更相發問庶

聞後旨也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注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

疏停止也而天下均平莫盛於止水故上

文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此舉

爲譬以彰德不形義故也

其可以爲法也

注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注內保其明外無情僞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

疏夫水性澄清鑒照於物大匠雖巧非水不平故能保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執徹工人洞鑒妍醜也故下文云水平中準大匠取則焉況至人冥眞合道和光和物模楷蒼生動而常寂故云內保之而外不蕩者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注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

䟽夫成於庶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之哉必也先須修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物之德以和而我不喪者方可以謂之德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注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䟽夫明齊日月而歸明於昧功侔造化而歸功於物者也德之不形也是以含德之

厚比於赤子天下樂推而不厭斯而不離之者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注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

疏姓閔名損字子騫宣尼門人在四科之數甚有孝德魯人也異日猶它日也南面

君位也初始未悟矜於魯君執持網紀憂。
於兆庶養育教誨恐其夭死用斯治術爲
至美至通令聞尼父言談且陳才德之義
魯侯悟解方覺前非至通憂死之言更成
虛幻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寔錄於是隳肢
體黜聰明遺尊卑忘爵位覲魯邦若蝸角
視已形如隙影友仲尼以全道德禮司寇
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清遠德充
之美一至於斯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人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注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疏闉曲也謂攣曲企踵而行脤脣也謂支體坼裂傴僂殘病復無脣也㼜盆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也而支離殘病企踵而行瘤癭之病大如盆甕此二人者窮天地之陋而俱能忘形建德體道談玄遂使齊衛兩君欽風愛悅美其盛德不覺病醜顧視全人之頸翻小而似肩肩之者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注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

疏人甕支離道德長遠遂使齊侯衛主忘其形惡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注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疏誠實也所忘形不忘德也忘形易忘德

難也故謂形爲所忘德爲不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此乃眞實忘斯德不形之義也

故聖人有所遊

注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

疏物我雙遣形德兩忘故放任乎變化之場遨遊於至虛之域也

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注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

疏夫至人道邁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藴智

以救妖孽約束以檢散心樹德以接蒼生○
工巧以利群品此之四事凡類有之大聖
慈救同塵順物也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
不貨惡用商
注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

跳惡何也至人不妖孽謀謨何用智惠不
散亂彫斲何用膠固本不喪道用德何為
不貴難得之貨無勞商賈猶為和光和物
是故有之者也

四者天齧也天齧者天食也

注言自然而稟之

疏齧食也食稟也天自然也以前四事蒼生有之稟自天然各率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巳也

旣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注旣稟之自然其理巳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

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
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
疏稟之自然各有定分何須分外添足人
情違天任人故至悔者也
有人之形
注視其形貌若人
無人之情
注掘若槁木之枝
疏聖人同塵在世有生處之形容體道虛
忘無是非之情慮

有人之形故群於人
注類聚群分自然之道
疏和光混迹群聚世間此解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注無情故付之於物也
疏譬彼靈眞絶無性識旣忘物我何有是
非此解無人之情故也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注形貌若人
疏屬係也迹閟嚚㝅形係人群與物不殊

故稱眇小也此結有人之形耳

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注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疏謷高大貌也謷然大教萬境都忘智德高深凝照宏遠故歎美大人獨成自然之至此結無人之情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

疏前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此語來質疑莊子所言人者必固無情慮乎

然莊惠二賢並遊心方外故常寘而爲論端

莊子曰然

䟽然如是也許其所問故答云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

䟽若無性智何名爲人此是惠施進責之辭問於莊子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注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

然離曠以無情而聽明矣有情於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絶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顔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疏惡何也虛通之道爲之相貌自然之理也遺其形質形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不殊道與自然互其文耳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注未解形貌之非情也

疏既名爲人理懷情慮若無情矣何得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之非情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注以是非爲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

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䟽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惡憎嫌等也若無是無非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

注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

䟽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不以好惡縁慮分外遂成性而内理其身者也亦何則藴虚照之智無情之情也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注止於當也
跡因任自然之理以此爲常止於所稟之
涯不知生分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注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疏若不資益生道何得有此身乎未解生
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注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
存

○疏道與形貌生理已足但當任之無勞措意也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秖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

疏還將益以酬後問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注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

則據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困也

跣槁梧夾漆几也惠子未遣筌蹄耽常筌理疎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說是以形勞心倦疲怠而瞑者也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注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瞑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也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

間哉

疏選授也鳴言説也自然之道授與汝形夭壽姸醜其理已定無勞措意分外益生而子稟性聰明辯析明理執持己德炫燿衆人亦何異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伏衆人之口不能伏衆人之心今子分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

福大　三十五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六